

珍藏版

一个女人的风华绝代史

长篇小说

衣香鬓影

【第一部】回首已是百年身

寐语者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小说

衣香鬓影



——【第一部】回首已是百年身——

寐语者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衣香鬓影.回首已是百年身/寐语者著. —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342-5

I. ①衣… II. ①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240号

书 名 衣香鬓影.回首已是百年身

著 者 寐语者

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陈艳冲 范辰宸

文字校对 郭慧红

封面设计 罗久才

版面设计 李 亚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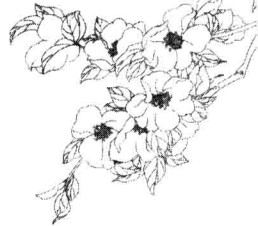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19千字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342-5

定 价 32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记 明珠蒙尘 / 001

第二记 倩影疑踪 / 010

第三记 名伶倾城 / 017

第四记 绝色惊魂 / 027

第五记 风月连环 / 035

第六记 只若初见 / 043

第七记 各藏机心 / 054

第八记 棋逢对手 / 062

第九记 心照不宣 / 071

第十记 风流看遍 / 075

第十一记 山雨欲来 / 082

第十二记 长夜厮守 / 090

第十三记 风云乍变 / 097

第十四记 风雨惊情 / 104

第十五记 烈焰融冰 / 112

第十六记 忧患谁共 / 119



第十七记 乱世飘萍 / 127

第十八记 福兮祸兮 / 135

第十九记 危城惊梦 / 143

第二十记 一诺成痴 / 150

第二十一记 针锋相对 / 156

第二十二记 一触即发 / 164

第二十三记 危若朝露 / 172

第二十四记 满盘皆输 / 181

第二十五记 亦敌亦友 / 192

第二十六记 破釜沉舟 / 200

第二十七记 背水一战 / 208

第二十八记 力挽狂澜 / 219

第二十九记 浮生如斯 / 229

第三十记 何许何处 / 236

第三十一记 占尽风流 / 2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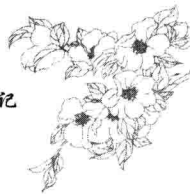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二记 执子之手 / 252

第三十三记 云谁之思 / 261

第三十四记 永以为好 / 272

番外 夜阑珊 / 280

回首已是百年身
目 录



凌晨两点的钟声滴答敲过，木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轻微脚步声。

是姐姐回来了。

念乔迷迷糊糊听着开门的声响，听见姐姐走进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却没见姐姐像往常一样走进她的房间，跟她说晚安。房间里也没有动静，姐姐在做什么？念乔睡眼惺忪地爬起来，穿上拖鞋，拉开门，见一丝光亮从浴室虚掩的门后透出。

“姐姐，你又回来得好晚。”念乔揉着眼推开浴室的门。

背对门，站在镜子前的姐姐念卿猛地回转身，像被她的出现吓了一跳，抬手挡在脸上，“念乔，你……你快回去睡觉，当心着凉。”

“不嘛，你还没有和我说晚安！”念乔眯起眼睛撒娇，还没有适应浴室里的灯光，蒙眬里觉得姐姐的脸被这灯光照得格外白，脸颊嫣红，眉色翠深，隐约和往常有些不一样。

“晚安，快回去睡觉吧，我也累极了。”姐姐没有理会她的撒娇，好似不耐烦的样子，挥了挥手，将脸也侧了过去。

“晚安。”念乔委屈地撇撇嘴，转身回房。

看着她卧房的门关上，念卿也关上了浴室的门，手指无声无息按下锁，背转身，一时如释重负——镜子里，自己脸上的脂粉还没卸净，唇上还有梅子色口红的余迹，险些被念乔看到。原以为她早已熟睡，一时疲惫，竟大意了。

念卿拧开水龙头，掬起清水，缓缓洗去脸上脂粉。

湿漉漉的鬓发眉睫，越发漆黑，水珠从睫毛上滴落，肤色清透如瓷。

定定望了镜子里自己的脸，念卿疲惫得恍惚，又是一夜过去，睡下，醒来，又可做回那个真真切切的沈念卿。

上午十点的报馆，忙如打仗一般，匆忙进出的脚步，踩得木楼板咚咚作响。

夹杂着脚步声，总编辑叶先生的大嗓门，回荡在报馆的楼上楼下。

“新华路有一队学生在游行，老易跟小北走一趟！”

“码头工人罢工那条稿子还没传回来，再催再催！”

“程大少！程主笔！你的社论写好没有？”

“那谁，小沈，沈念卿，再给我赶两条译稿！”

报馆两层楼里人仰马翻，打字机嗒嗒响成一片，废稿散乱一地，人人进出来去都似踩着风火轮，踏得楼梯地板咚咚作响。叶总编的矮胖身影风一样卷进卷出，冲编辑部丢下一句话，不等念卿抬头回应，便风风火火冲回办公室接电话。

“我……”念卿无奈望着总编的身影消失在门边。

同事阿梅从一堆稿子里抬起头来，也苦笑，“惨了吧，又多两条译稿！”

念卿抬眼看墙上挂钟，已经七点了，两条译稿，这得译到什么时

候……她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阿梅停笔问她，“是不是赶不上晚上的课了？”

“赶不上也得赶。”念卿苦笑。

“那又没时间吃晚饭了吧？”阿梅皱眉。

念卿已经埋头开始译稿子，无暇再和她说话，只敷衍地嗯了一声。

阿梅提高了声音，“你啊，老是不吃晚饭！这样下去非熬出胃病不可！”

“阿梅说得对，再敬业也不能这样虐待自己，稿子先放一放，大家一起去吃饭吧。”

报馆主笔程以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无异于救世福音，拯救三名小编于水深火热。

念卿还有些迟疑，担心稿子译不完。

程以哲却已走到她桌前，微笑温言：“别担心稿子，有我呢。”

念卿的目光越过他，投向门口，叶总编一脸不悦又不好发作地站在那里，瞪着程以哲。

“老叶，你可不能把咱们的才女们也当劳工压榨。”程以哲只是笑。

“瞧你这话说的，就你知道怜香惜玉吗？”叶总编翻个白眼，心底却暗想，这报馆里总共两个女编辑，都谈不上什么香什么玉，阿梅胖乎乎的，小沈虽然身材高挑，却是个土包子。

偏偏报馆里还有人传言，说程主笔对新来的女编辑沈念卿有意思，老叶压根不相信——程以哲是什么样的条件，且不说家境殷实，文藻出众，单论人品相貌那也是众里挑一的。如此才俊，怎可能看上那土气木讷的小姑娘。

这个小沈一向寡言少语，只知埋头做事，打扮与时下摩登少女大

相径庭，说是个土包子也不为过。年纪轻轻的，总罩一件松垮垮的粗呢子外套，跟乡下丫头似的绑两条麻花辫子，天冷天热都戴一顶灰色软边帽，帽边压在眉上，底下一副圆片黑框眼镜，足足遮去半张脸。她来报馆做事两个多月了，叶起宪还未仔细瞧过她长什么模样。

风风火火又是一天，天色黑尽时，报馆里还亮着灯光。

挂钟滴答滴答，各间办公室里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二楼编辑室还亮着昏黄灯光。

阿梅也已赶完稿子，收拾好东西，回头见整间屋子只剩沈念卿还在埋头译稿，程以哲静静坐在她旁边，说是审稿，其实在亲手帮她校对誉稿。

灯光斜斜照下，将一叠资料的阴影投在桌上，念卿只顾写，没注意到光线的昏暗。程以哲悄悄越过她身后，将台灯的位置调了调，让光线转亮。念卿抬头朝他一笑，两人并未说话，各自又埋头做事。

阿梅在一旁瞧着，忽觉这两人有种无声的协调。

旁人私下都说这两人不般配，接触日久，她倒觉得念卿并不像旁人说的那么土气，也不像她外表看着那么木讷。在阿梅看来，念卿只是不会打扮，样貌其实是好看的，举手投足更有种说不出的韵味，会吸引到程主笔也不为奇。

“程先生，念卿，我先下班了，再会。”阿梅客气地向程以哲告辞，却向念卿眨了眨眼，离开之时故意将门虚掩。房间里顿时安静得只剩挂钟的嗒嗒声。程以哲看一眼时间，已经快到八点钟，念卿每晚八点半要赶去做家庭教师，教学生英文。

“稿子给我吧，你时间来不及了。”程以哲搁了笔，温柔注视念卿。

念卿低头推了下眼镜，轻声道：“没事，就快赶完了，一直劳烦程先生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程以哲只得笑，对她的生疏语气徒觉无奈，“那么，快写吧。”

念卿歉意地一笑，低头继续赶稿。

程以哲却再也无心做事，只是凝眸看她，不舍得放过她的每个小动作——分明是最平常的一颦一笑，在她做起来总有说不出的韵致，这傻丫头却从不明白自己的美。看着她专注的侧颜，他心中满满都是暖意，忍不住轻声叫她，“念卿。”

念卿忙着写完最后几行，只低低应了一声，没有抬头。

“说了多少次，以后不要再叫程先生好不好？”程以哲笑着抱怨，透着些孩子气的无奈，“我也有名字的。”念卿笔下一顿，却假装专注于稿子，没有应声。

“念卿？”程以哲伸手过来按住了稿纸，不容她回避。

灯光下，他的手修长削瘦，微凸骨节显出手的主人特有的固执。

恰在此时，楼下门房叫道：“沈念卿，有人找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咚咚的脚步声跑上楼来，似乎每一步都在跳跃，踏得陈旧的木楼板微微颤抖。

“哎呀，念乔都找来这里了，准是迟了。”念卿跳起来，不着痕迹地避开程以哲，上前将虚掩的房门拉开。还未见人，就听那脆脆的嗓子在楼梯上嚷，“姐，你怎么还不收工？我等你半天，上课就快迟到了呀！”

念乔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来，只穿一件月白旗袍，外罩藕色绒线衫，两条乌亮发辫松松垂在肩头，双颊透着水润，鼻尖渗出汗珠。

“这就好，再等我两分钟！”念卿顾不上多说，匆匆转身却被念乔

一把抓住，“哎呀，别再耽搁了，快走快走！”

却听里边传来一个温厚男声，“别管稿子，赶紧走，我来扫尾就是。”

念乔一怔，这才瞧见程以哲，脸上一红，“程大哥也在。”

程以哲点头笑，不由分说收起稿子，关了台灯，取下念卿挂在墙上的围巾，“快走吧，稿子我自有办法！”挂钟指针已越过八点，果然耽搁不得了，念卿歉然，“又要麻烦程先生了。”程以哲将围巾一抖，替念卿搭在颈上，念卿下意识缩肩。他收回手深深看了她一眼，念乔立在门边，望着眼前两人，一时有些怔忡。

“老夏，拜托帮个忙，还差几行而已，我赶不及了。”程以哲推门而入，将稿子丢到副主笔桌上，不待老夏从一堆稿子中回过神来，转头朝总编室叫道，“老叶，稿子快好了，一会儿让老夏审完给你！”

“喂喂……”夏杭生嚷起来，“这也太过分了吧！”程以哲不理他，径自收拾了随身物件，出门时抛下一句，“念卿的稿子别出错啊。”

“重色轻友！”夏杭生冲他背影笑骂，“人人都追女，就你程大少爷了不得！”

念卿关上办公室门，恰好听到夏杭生的大嗓门，念乔亦转头看她。

“走吧。”念卿假装什么也没听到，挽了念乔匆匆步下楼梯，却见程以哲快步追下楼来，直嚷道：“等我送你们！”路边已有黄包车夫迎上来，念卿仿佛未听见，拽了念乔便要上去。程以哲赶上来拦住二人，“坐我的车子，黄包车太慢！”

不待念卿回答，念乔已经感激点头，“多谢程大哥！”

程以哲去开车，念乔拍了拍胸口，脆声喜道：“多亏有程大哥在，今天要是迟到就麻烦了，老师要考上上课的曲子，轮到我第一个，若再迟到，定然过不了关……”

念卿一脸倦容，淡淡打断她，“对不起，念乔，今天是我加班误了时间，以后我会尽量守时。但是，我一再跟你讲过的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不要欠下人情！”

念乔怔住，“可是程大哥……”

“程先生就是程先生，没有什么程大哥！”念卿声气强硬起来，古板的黑框眼镜下透出严厉之色。念乔低头不敢答话，心中委屈，正欲分辩时，一辆黑色小奥斯汀已经徐徐驶到跟前。程以哲探出头来，“快上来，别耽误。”

两姐妹一路上互不说话，念卿报了地址就再未开口，一向活泼的念乔也闷声不响。程以哲有些纳闷，想了想便找个话头问道：“是先到名山路十号，再送念乔去桥西路吗？”

“不，先送念乔，我可以迟一点。”念卿忙回答。

程以哲趁势问：“念乔今天的课很要紧吧？”

念乔偷眼看了看姐姐脸色，见她只是侧首看窗外，便拘谨地答道：“是的，要考试新曲子。”

“哦，哪一首？”

“肖邦 F 小调第二练习曲。”

程以哲啊的一声，笑道：“充满幻想和静谧，宛如孩子梦中的歌声。”

念乔惊喜赞叹，“就是这个感觉，程先生你说得太好了，我总不知道怎么表达呢！”

“这是舒曼的话。”程以哲抬目一笑，从后视镜看到念乔脸红吐舌的可爱模样，越发觉得有趣，“刚才还叫程大哥，怎么又倒退回去了？”

“嗯，都一样啊。”念乔又偷眼去看念卿，见她微微阖目，似乎已

经靠着座椅睡着。程以哲也从后视镜瞧见了，想来念卿定是太疲惫，便闭口不再说话，以免吵着她。

念卿其实毫无睡意，故意闭目装睡，只是不想让念乔觉得她在旁边而局促不安。不一会儿，感觉车子缓缓停下，睁眼一看窗外，却还没到桥西路。

“程大哥，这里还没到啊！”念乔已经抢先发问。

程以哲回头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时间还来得及，先过来买点心。”

两姐妹俱是一怔，程以哲笑着下车，已替念卿拉开车门，“你们都没吃晚饭，这家白俄人的店里有几款蛋糕特别好吃。”他俯身伸手扶她，笑容温暖，目光似身后迷离灯彩般感人，“快来，我不知你们爱吃的口味。”

念卿一时怔住，店里飘出的糕点香气似乎将心绪也染上奶油的软腻。他笑着催促，“还磨蹭，是谁赶时间了？”她只得下车，念乔也从另一边下来，小跑绕过车子，满怀欢快，“这家店我们来过，姐姐带我来的！”程以哲笑道：“好极了，那你喜欢什么口味？”

“樱桃酱和杨梅！”念乔眼睛弯弯笑得似一只馋嘴小猫。

念卿亦莞尔，侧眸间，却见玻璃转门推开，一对男女相伴出来，步履匆匆间已是光彩夺目，吸引得路人纷纷侧首——端的是俊男美女，华服锦绣，相得益彰。

念乔悄声赞叹，“呀，好漂亮的一对！”

程以哲定睛细看，一下认出来，“咦，是薛四公子。”

“薛四公子？”念乔脱口而出，语声清脆，引得路人侧目，连那风采翩翩的公子也微侧了下头，似乎听到了她的语声。

念卿扯起围巾将嘴捂住，侧过身子，咳了一声。

“怎么了？”程以哲忙看向她，“很冷吗？”

念卿不说话，围巾遮了大半张脸，隔了眼镜看不清脸上神色。直到那对俊男美女钻进路边一辆豪华轿车绝尘而去，念卿又咳了两声，这才放下围巾，抬起脸来，“没事，给冷风呛到了。”



第二记 · 倩影疑踪

将念乔送到声乐老师家里已经八点二十分了，程以哲掉头加速往名山路赶，一路将车开得飞快，惊得路旁黄包车纷纷避让，念卿忙道：“小心些，稍微迟到点也没事。”

“我的车技你放心。”程以哲笑笑，从后视镜瞧着念卿，试探道，“我听说现在好点的私人声乐课，学费都蛮贵。”

念卿嗯了一声，“是，都按时薪收费。”

程以哲沉默了下，心中越发不是滋味，如今一般小康人家也未必念得起私人声乐课，念卿不过是个报馆小职员，薪水微薄，供了姐妹二人衣食还要供念乔求学，一人身兼两份工，辛苦可想而知。

“念乔是在教会女校吧？”程以哲故作不经意地问，“学校里没有声乐课吗？”

“有是有，但念乔想考女子师范学院的音乐系，基础不够，只得多花点工夫。”念卿亦随口笑答，并未透出半分辛苦感叹。愈是轻描淡写，愈叫人听得心酸。一对姐妹，年貌相差不到几年，妹妹似朝花彩蝶，无忧无虑，姐姐却这般辛苦忍耐，年纪轻轻便承担起生活重荷……程

以哲无声叹了口气，装作突然想起，“对了，我有个表姐也在学声乐，家里请了老师，不如叫念乔和她一道学，相互也好有个伴。”

念卿默不作声，过了半晌才轻声道：“多谢程先生，这位老师教惯了，换人恐怕不适应呢。”

程以哲不再说话，闷声开车，两人俱是沉默下去。经过路口时，另一辆车子横在岔路上，程以哲猛然一掀喇叭，按得嘟嘟声山响不绝。念卿一惊，坐直身子，从后视镜里对上程以哲灼灼目光。他直盯了她，终于脱口道：“念卿，为什么总是拒绝，难道每个人的好意都包藏了祸心？你一个弱女子又能扛得了多少？”念卿脸色一僵，不知如何作答。后面车子见他们不动，按响喇叭催促，程以哲心烦地踩下油门，一路疾驰，再不与念卿说话。

赶至名山路十号，刚好八点三十五分。

“这里？”程以哲看了眼外面，狐疑地回头看向念卿——名山路十号的门牌下是一间店面堂皇的进出口商行。念卿点头一笑，“是对面，我在这里下，走过去就好。”

对面一排高低错落的洋楼，红墙铁栏，高大的法国梧桐沿着巷子一路延伸，铁枝街灯透过浓绿深碧，将林荫后一栋栋红墙白窗的小楼映得格外精巧。

“原来是这里，送你到门口吧。”程以哲恍然，这一带已算是富人街，沿巷子穿出去就是领馆区了，这里是洋人和新派人士喜欢扎堆的地方，往来聚居之人非富即贵。

念卿却执意在此下车，“人家是旧式家庭，对礼数看得重，若见男士送我过来，未免失礼。”

见她这样说，程以哲也只得作罢，开了车门扶她下来，“课要上多久？”

“两个钟点。”念卿扯起围巾将脸庞遮住，朝他道了谢，转身低头便走。

“念卿……”程以哲柔声唤住她，“晚上我来接你可好？”

念卿猝然转身，声色俱严，“不用，不必劳烦程先生！”

程以哲呆住，从未见她说话如此强硬，神色里竟有一股凛凛冷意。

“好，我明白了。”程以哲勉强笑笑，心头发涩。

街灯下，念卿裹紧了驼色围巾，转身离开，背影亦楚楚，亦刚强。

程以哲默默看她快步穿过街道，目送她走入一户人家，不觉又发了一阵呆，心头郁郁。

“大约她是真的厌恶我吧。”程以哲闷闷喝一口酒，掉头望着窗外发怔，眉间尽是郁悒。

夏杭生苦笑，一时无话可说。

富家公子追腻了红歌星，换女学生或贫家女试试新口味也是常有的，旁人以为程以哲追求沈念卿也不过是一场游戏，但夏杭生知道不是。多年相知，他最明白程以哲的为人。他若是一般纨绔子弟，也不会抛下偌大家业，跑来报馆做个小小主笔。

程以哲算是上流圈子里的异类，对祖产家业毫无兴趣，一心要做中国最有良心的报人，多年独身自好，没半分风流韵事。两个月前，报馆新来一个临时编译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程少就莫名陷入了狂热的恋爱。

那女子怎么看都不显山露水，偏偏还对程以哲一口回绝。起初夏杭生以为，念卿冷对以哲，不过是小女子吊人胃口的惯用手段。久了才知，人家真是没看上程少。